

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料编年

ZHONG GUO XIAN DAI WEN XUE YUN DONG SHI LIAO BIAN NIAN

刘长鼎 陈秀华 编著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27—1937

中编

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料编年

刘长鼎 陈秀华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晋)新登字 8 号

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料编年

刘长鼎 陈秀华

*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出版发行

晋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125 字数:340千字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册

*

ISBN 7—81032—576—0

1·32 定价: 精 25.00 元
平 20.00 元

目 录

一九二七	(1)
一九二八	(1 2)
一九二九	(6 4)
一九三〇	(8 5)
一九三一	(119)
一九三二	(141)
一九三三	(171)
一九三四	(200)
一九三五	(302)
一九三六	(337)
一九三七	(438)

一九二七年

四 月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开始了由无产阶级单独领导的土地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

李大钊等二十余名共产党人遭杀害。

十五日

1、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又策划了广州“四一五”大屠杀。事变的当天下午，鲁迅出席中山大学各系主任紧急会议，要求尽力营救被捕学生，但无效果。他愤然于本月二十一日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

2、郑振铎、冯次行、章锡琛、胡愈之、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等联名给国民党上海临时政治分会委员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写了一封抗议信，载本日《商报》。强烈抗议国民党反动势力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杀，愤怒谴责这“绝灭人道之暴行”，“率兽食人之行为”，表示对此“万难苟安缄默”。王任叔在

《悼念振铎》一文中对此行动评述说：“这怕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反共屠杀的第一个抗议书”。

五 月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

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农工。

十六日

1、成仿吾作《文学革命与趣味——覆远中逊君》，载《洪水》半月刊三卷三十三期。成仿吾曾在今年年初发表了《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的文章（一月十六日条目），引起一定反响。《洪水》以《〈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的回声》为题，发表了苏觉先和远中逊的文章，提出了一些看法。成仿吾作《文学革命与趣味》以答，进一步阐述前文的观点，把文学革命走上“歧路”的原因，归之于“趣味这个迷魂阵”，提出要“打倒一切浅薄无聊的趣味”，努力于“个人的生活革命与思想革命”，完成文学革命。

2、成仿吾、鲁迅、王独清、何畏等联名发表《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载《洪水》半月刊三卷三十期（版权页上署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出版，实际延期至五月中下旬出版）。呼吁世界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团结起来，也和我们中国的“无产民众”结成战斗的“联合战线”，相互同情、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去“打倒资本帝国主义”，“从榨取的资本帝国主义者手里夺回生活”。

本月：

1、夏衍从日本回到上海。

2、鲁迅编定的《华盖集续编》由北新书局出版。

七 月

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在武汉地区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国共合作最后破裂，第一次大革命失败。

二十三、二十六日

鲁迅应邀至广州暑期学术讲演会作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借评述魏晋时期的文学，曲折地对国民党新军阀进行了讽刺和揭露。记录稿发表在八月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十七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上。修订稿发表在十一月十六日《北新》半月刊二卷二号上。

三十日

《现代评论》从六卷一三八期起，由北京迁往上海出版。

本月：

1、茅盾由武汉去牯岭。

2、蒋光慈、钱杏邨、孟超、杨邨人离武汉到上海，洪灵菲在国外流浪后也到上海。

八 月

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国民革命军三万余人，举行南昌起义。郭沫若、李一氓、阳翰笙等参加了起义。

中共中央在汉口紧急召开“八·七”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

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批判了陈独秀的投降路线的错误，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

十五日

郁达夫发表《郁达夫启事》。载《申报》和《民国日报》。声明与创造社完全脱离关系。启事全文如下：“人心险恶公道无存此番创造社被人欺诈全系达夫不负责任不事先预防之所致今后达夫与创造社完全脱离关系凡达夫在国内外新闻杂志上发表之文字当由达夫个人负责与创造社无关特此声明免滋误会”。（原件无标点）关于这件事，郁达夫后来在《对于社会的态度》一文中有过详细的说明。

本月：

1、创造社出版部北京分部因“成绩不佳”暂行歇业。

2、梁实秋著《浪漫的与古典的》出版。本书收作者关于文学批评方面的文章九篇，其中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戏剧艺术辨正》、《亚里士多德以后之希腊文学批评》等，都是有份量的批评文字。

九 月

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

一日

1、《泰东月刊》在上海创刊。这是一本文艺性刊物，由范香谷、藻雪编辑，赵南公任发行人，泰东书局出版。办刊的宗旨是“想把诸同胞的革命精神和力量统统集中起来，汇在一起，再散布

到民间去，打破他们的迷梦，冲散他们的城垣，将一切非时代的陈物，都破坏了，再建设一个新的中国，新的社会，自然我们所想象的新人的生活也就可以从此得到了，请同志们勇往直前的来一齐走上这条大道邑！”（《编辑部启事》）该刊刊登小说、诗歌、散文、剧本、书评、论文、文艺随笔等。为其撰稿的作者有钱杏邨、林伯修（杜国庠）、冯雪峰、孟超、卢森堡（任钧）、祝秀侠、郭绍虞、冯润章等。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该刊出至第二卷第十二期停刊。

2、芳孤作《革命的人生观与文艺》。载《泰东月刊》创刊号。认为真正的文学家，不应“离开现实，脱离时代”，而应面对“血肉模糊骨骼破碎的尸身”，感受“怒潮般拥涨的国民革命的呼声”，用“热烈的感情，锐敏的眼光”，“生花的妙笔”，写出有“时代价值的作品”。这样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具有“革命性的反抗精神的文学”。

十六日

1、王少船作《文学革命的商榷》。载《洪水》半月刊三卷三十四期。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把文言变白话，把旧诗变新诗，这仅仅是“形式工具上的文学革命”。文学革命的主要工作是“质的问题，就是文学所表现的生活问题”。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因此，“文学家自己必须有一种真实的纯正的生活，能够冷静的彻底的观察着社会的生活，才能谈到创作那表现社会生活的作品”。基于这一认识，文章较笼统地提出所谓“生活革命”的问题，并认为实现这一革命，就能“把我们的生活建设在一个踏实的正当的根基上，我们的文学革命，总可以指日完成”的。

2、创造社举办第一次文学奖金。在《创造社第一次文学奖金缘起》中说：“时局的混乱与生活的不安使我们的文艺界陷入了死一般的消沉的状态”。“文艺应该是时代的呼声”，“我们应该叫喊

出来，从生活的烦闷中狂吼疾呼，打破这种阴气侵人的消沉，努力与万恶的社会奋斗”。征文规定为长篇小说，奖金凡三等共四名。

二十七日

鲁迅与许广平同行乘船离广州往上海。许广平回忆说：“为了新的胜利，他痛心疾首地离去了当时由革命策源地一变而为反革命策源地的广州。面对着这座由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的鲜血染遍，由反革命刽子手的血手染污的城市，鲁迅余怒未息地对我说：‘一同走吧！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就这样，我们终于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离开广州，共同向未来的战斗阵地——上海去了。”（许广平：《鲁迅回忆录·厦门和广州》）十月三日抵上海，开始上海十年的光辉战斗历程。

十 月

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茨坪，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彭湃领导广东海陆丰农民武装起义，并成立了苏维埃政府。

一日

鲁迅作《答有恒先生》。载《北新》周刊第四十九、五十期合刊。有恒，姓时，江苏徐州人。他于本年八月十六日《北新》周刊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上发表题为《这时节》的杂感，其中有涉及鲁迅的话：“有一个怅惘的意识窜入我的心灵中，就是久不见鲁迅先生等的对盲目的思想行为下攻击的文字了”，“鲁迅先生的‘思想革命！’‘救救孩子！’的精神，都不见于文字中了！”“在现在的国民革命正沸腾的时候，我们把鲁迅先生的一切创作……

读读，当能给我们以新路的认识”，“我们还得要请求于鲁迅先生亲自出马，对现社会下攻击”，“因为救救孩子要紧呀。”鲁迅作文以答。文中叙述了他自己的思想变化、发展的“径路”，说明这种变化的“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并终于弄明白这“恐怖”的原因在于他的进化论的思想。于是“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惋惜。”青年是隶属于不同阶级、分成营垒的。鲁迅在严酷的阶级斗争的事实中，终于看清了自己用进化论观点看待青年的“偏颇”，并因此去纠正这种“偏颇”。他说：“总而言之，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文章以严于“解剖自己”和“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来表达一种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继续战斗的决心，回答时有恒希望“对社会下攻击”的要求。

二十一日

鲁迅作《革命文学》。载上海《民众旬刊》第五期。一九二七年间，广州一些反动文人发起组织所谓“革命文学社”，鼓吹所谓革命文学，吹捧吴稚晖等人为“革命文学的法师”，因此，鲁迅作文予以驳斥。文章针对他们的所谓“革命文学”，揭露说：“世间往往误以两种文学为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这种文学，“听去诚然是英勇的，但不过是一面鼓。即使是鞀鼓，倘若前面无敌军，后面无敌军，终于不过是一面鼓而已。”文章深刻地指出，革命文学的“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

“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二十二日

鲁迅作《“公理”之所在》。载《语丝》周刊第一五四期。揭露“现代评论派”所宣扬的“公理”的虚伪性和反动性，以及他们纷纷南下，投靠“新的战胜者”蒋介石反动派的丑恶面目。

本月

1、《语丝》在北京出至一五四期，被张作霖查禁，发行该刊的北新书局亦被封。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说：“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可以说，也是‘语丝派’一种几乎共同的态度。所以《语丝》在北京虽然逃过了段祺瑞及其吧儿狗们的撕裂，但终究被‘张大元帅’所禁止了，发行的北新书局，且同时遭了封禁，其时是一九二七年。”在北平编定了的第一五五、一五六期均改在上海出版。

2、郭沫若在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由武汉到香港辗转抵沪，并介绍李一氓、阳翰笙参加创造社。同时，创造社后期成员冯乃超，朱镜我、李初梨、彭康、李铁声等由日本弃学回国抵上海，投入革命文学活动。

十一月

由瞿秋白主持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左”倾盲动主义在党中央取得统治地位。

一日

甘人作《中国新文艺的将来与其自己的认识》。载《北新》半月刊二卷一期。说中国文学有主观文学和客观文学两种，现在是惟美派、颓唐派为代表的主观文学称霸着中国文坛。而鲁迅则以他深透的观察，峭刻的笔锋，衷心的同情，写作了纯客观的文学作品。他“诚实地发表过我们人民的苦痛，为他们呼冤，他有的是泪里面有着血的文学，所以是我们时代的作者”。我们从他作品的日益畅销中，可以探得将来文艺潮流必然是“客观文学将代主观文学的地位”，并将远过于主观文学。文章主张这种纯客观的文学，反对文学应负有“使命”。说：“文艺须完全是真情的流露，一有使命，便是假的，以第一第二阶级的人，写第四阶级的文学，与住在疮痍满目的中国社会里，制作惟美派的诗歌，描写浪漫的生活一样的虚伪”。

六日

方璧（茅盾）作《看了真美善创刊号以后》。载《文学周报》五卷十二期。

九日

根据郭沫若的意见，郑伯奇、蒋光慈、段可情访鲁迅，讨论联合作战与合办杂志一事，鲁迅对此表示支持，并认为不必另出杂志，恢复《创造周报》即可。十二月三日，郑伯奇、段可情为此事再访鲁迅。

十日

方璧作《鲁迅论》。载《小说月报》十八卷十一号。着重分析鲁迅早期杂文的社会批评的意义和价值。

本月：

- 1、蒋光慈的中篇小说《短裤党》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
- 2、《真美善》文学杂志在上海创刊。由曾朴（《孽海花》作

者)及其子曾虚白编辑。在《编者的一点意见》中说:“从文学上讲真就是文学的体质,美是文学的组织,善是文学的目的”,并宣称要把它“做成一切人共同的享受”。一至六期的文章,全由父子两人包办,从第三卷起,有徐蔚南、王坟、张若谷、顾仲彝、邵洵美、叶鼎洛、于在春、孙席珍、绿漪(苏雪林)、储安平、邵宗汉等人为它撰稿,内容有文学论丛、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随笔等,一九三一年七月停刊。

十二月

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等领导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和广州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并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

一日

1、丁丁作《文艺与社会改造》。载《泰东月刊》一卷四期。通过对文艺史上作品的剖析,说明社会改造运动与文艺的关系。“文学是社会改造运动的一种工具,是挑发社会改造运动的,是引导社会改造运动的,是站在社会改造的火线上的。”

2、香谷作《关于“革命文学”的几句话》。载《泰东月刊》一卷四期。认为革命文学的发生是有一定的“社会背景”的,革命文学是时代的文学,“时代的思潮是不可遏抑的,这洪水般的狂澜,泛滥在社会上,自然就会生出一种普遍的情感;这情感的具体表现,便是革命文学”。并指出有人认为带一点反抗性的作品便是革命文学的认识是错误的,因为反抗也是要以“时代思潮为统一”的观点而出发的”,它是要“时代化的”。文章还强调“彻底的思想”、“正确的情感”对于真正的革命文学创作的重要性。

五日

《贡献》在上海创刊，初为旬刊，一九二九年一月第五卷第一期起改为月刊。孙伏园主编，陶元庆设计封面，上海嚶嚶书屋发行。这是 以发表绘画、音乐、戏剧等论文为主的杂志，也发表小说、诗、译作和政治文章。写稿的作者有周建人、于右任、汪精卫、蔡元培、林语堂、许钦文、胡适、何香凝、夏衍、王任叔、钟敬文、傅雷、赵景深、冯雪峰、丰子恺、张天翼、戴望舒等。一九二九年三月停刊。

十七日

由鲁迅接编的《语丝》周刊四卷一期（总一五七期）在上海复刊。

本年

1、丁丁编《革命文学论》，由泰东书局出版。收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郭沫若、沈雁冰、蒋光慈、郁达夫等人的论文计十七篇。

2、王学文、傅克兴、沈起予、许幸之、沈叶沉等先后于年底回国，参加创造社。

一九二八年

一 月

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到湘南，在中共地方党的配合下，发动湘南农民武装起义，建立苏维埃革命政权。

一日

1、麦克昂（郭沫若）作《英雄树》。载《创造月刊》一卷八期。这是革命文学发轫期的一篇重要文章。它首先召唤文艺界的“暴徒”，用“一齿还十齿，一目还十目”来对付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的白色恐怖。随后，就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诸问题发表了看法：“社会上有无产阶级便会有无产阶级的文艺”，这种文艺是“倾向社会主义的文艺”。因此，“只要你有倾向社会主义的热忱，你有真实的革命情趣，你都可以来参加这个新的文艺战线”。那种认为“要无产阶级革命成功，才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文艺出现”或“要无产阶级自己做的才是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意见，是错误的。文章希望文艺界能“彻底翻读一两本社会科学的书籍”，跳出自己生活的圈子，接触社会，改变“文艺界太时代脱离”的现实状况。

2、蒋光慈、钱杏邨、洪灵菲、孟超等人发起组成文学社团太阳社。该社成立后，与创造社一起，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

在理论宣传和创作实践上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参加该社的有沈端先（夏衍）、戴平万、杨邨人、楼适夷、卢森堡、顾仲起、殷夫、冯宪章、祝秀侠、刘一梦、迅雷、圣悦、王艺钟、童长荣等。该社还出版了《太阳月刊》、《时代文艺》、《海风周报》、《新流月报》等刊物。撰稿人大都是太阳社成员。一九三〇年春“左联”成立，该社自动解散，其成员全部加入了“左联”。

3、《太阳月刊》在上海创刊。这是太阳社同人创办的一个文艺刊物。蒋光慈主编，钱杏邨参加编辑。由春野书店出版。蒋光慈为创刊号作《卷头语》。表示：“不要悲观，也不要徘徊，也不要惧怕，也不要落后”。而要用奋斗，去开拓出路，“在太阳的光辉下，高张着胜利的歌喉：‘我们要战胜一切，我们要征服一切，我们要开辟新的园土，我们要栽种新的花木’”。该刊发表的文章，大部分都出自社员的手笔，有孟超的小说《冲突》、《盐务局长》，蒋光慈的小说《蚁斗》及刘一梦的《失业之后》等，有冯宪章的诗《匪徒的呐喊》和洪灵菲的《躺在黄浦滩头》等，还有蒋光慈、钱杏邨等人关于革命文学方面的文章。同年七月，该刊出至七月号被查禁。

4、蒋光慈作《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载《太阳月刊》创刊号。认为中国革命正处于高涨的时代，“革命的步骤实在太快了，”“弄得我们的文学来不及表现”而落后于时代。改变这种落后状况，振兴中国文坛的任务，得靠那些从“革命的浪潮里，涌现出来的一批新的作家。”因为“他们自身就是革命，——他们曾参加过革命运动，他们富有革命情绪”，因此能写出“代表时代精神的作品”。而那些“对于旧世界关系太深”的“旧作家”，“不革命的作家”和“滚入反动的怀抱里”的作家，不能完成文学反映时代的任务。

5、钱杏邨作书评《英兰的一生》。载《太阳月刊》创刊号。